

名家名译

屠格涅夫小说选

Tugeniefu Xiao Shuo Xuan

[俄]屠格涅夫◎著 沈念驹 徐振亚◎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作者简介 ◎



屠格涅夫
(1818-1883)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有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其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充满诗情画意。他的语言简洁、质朴、精确、优美，为俄罗斯语言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屠格涅夫小说选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 沈念驹, 徐振亚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2
(中央编译文库 ·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 - 7 - 5117 - 0647 - 8

I. ①屠… II. ①屠… ②沈… ③徐…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132 号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刘文利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40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新艺印刷厂
开 本 650 × 920 毫米 1/16
字 数 466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1.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C 目 录 CONTENTS

译序 / 1

罗亭 / 1

贵族之家 / 96

阿霞 / 215

初恋 / 254

春潮 / 304

作者年表 / 411

译 序

杰出的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他在15岁时考入莫斯科大学,继而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后又赴柏林大学深造。如果把他在1833年12月莫斯科大学时完成的诗剧《斯杰诺》看作他初期文学创作的起始,那么直至逝世,他的文学活动亘绵了整整50年。屠格涅夫的造诣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创作,他还是语言大师,对音乐也有很深的修养。但是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就其文学创作而言,奠定他在文学史上一流作家地位并使他赢得世界声誉的,主要是小说创作,尤其是自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依次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着手创作于1855年夏,于1856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的第一、第二期。其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结局是俄国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寻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关于俄国的前途问题,早在40年代主张全盘欧化的西欧派和强调保存国粹的斯拉夫派之间就有过一场大论战。而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有关俄国前途的争论主要在贵族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进行。前者表面上也赞成废除农奴制,但希望由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其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后者则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统治,消灭农奴制。从“不可救药的西欧派”转入自由派的屠格涅夫试图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对贵族知识分子前一时期的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如何发挥作用。这便是作家仅用50天时间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身上集中了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是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想中最主要思潮的影响,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信仰科学,关心重大社会问题,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能感染人、吸引人。但是他徒有过人的

天赋和才智,却不会正确将其运用、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的不幸在于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一事无成。屠格涅夫所塑造的罗亭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将自己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都融合到了他的身上。就是罗亭所参加的波科爾斯基小组,也是以30年代莫斯科的文学哲学团体斯坦凯维奇小组为原型的。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由于取自现实内部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继奥涅金、毕巧林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贵族之家》是其中的第二部,创作于1856年,1858年10月完稿,翌年首先在《现代人》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办事能力,迷恋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美貌女郎瓦尔瓦拉并轻率地与之结了婚。后来这对夫妇定居巴黎,妻子成为社交场上的“闻人”。发现妻子不贞后拉夫列茨基愤然离家,回国后邂逅远亲卡里金娜之女丽莎,逐渐产生爱慕之心。报端一则他妻子的死讯燃起了他追求幸福的希望之火。就在他与丽莎互托终身后不久,瓦尔瓦拉突然出现——那则死讯竟是讹传。对幸福的憧憬化为泡影,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虽然在妻子的恳求下未与其离婚,却从此孤寂一人度过余生。8年后当他故地重登再访丽莎家邸宅时,已经物是人非,故人相继作古,丽莎依然隐居修道院;年轻一代已经成长,入主故宅。他在花园里昔日与丽莎互表衷情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了既往后悄然离去。

这虽是一部感人至深、充满悲凉气氛的爱情小说,但和《罗亭》一样是以俄国19世纪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题的。屠格涅夫虽然长年侨居国外,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因而他的小说多以国内重大社会政治生活作背景。如果说作者在《罗亭》中主要批评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弱点,那么在《贵族之家》中则是哀悼了贵族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唱出了一曲挽歌。小说尾声中拉夫列茨基在卡里金娜家花园长椅上的那段内心独白颇能说明问题。

屠格涅夫善于从周围人物身上汲取素材,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大都有生活原型,或取自一人,或取自多人。研究资料显示,拉夫列茨基这个形象,既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更多地有作者的朋友、革命家、诗人、政论家奥加辽夫的影子,从外貌、性格乃至婚姻悲剧和后来的恋爱,都十分相似。此外有些次要人物则直接取自生活原型,如老仆人安东、法籍女家庭教师莫萝,连名字都未改变。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

绍了。

《阿霞》创作于1857年夏,同年11月完稿,翌年在《现代人》杂志第一期首次发表。其时,作者正在欧洲旅行,在德国城市齐津格作矿泉治疗,这就是小说中的小城З,另一座小城И即德国城市林茨。这一年4月7日涅克拉索夫写信给屠格涅夫,称赞了他的中篇小说《浮士德》、《雅科夫·帕森科夫》和《三次相遇》,同时呼吁他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爱情中去,回到那尽管狂热却又不失为美好的朦胧的青春的激情中去,回到那似有若无的怅惘中去”,要他再写一些这样的作品。《阿霞》正是对涅克拉索夫呼吁的回应。

在公开发表前,《阿霞》就在《现代人》编辑中激起了广泛兴趣,大家为之兴奋、喜悦。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这就是著名的《幽会中的俄罗斯人》,文中称《阿霞》是近年来“几乎唯一优秀的作品”,并联系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对“多余人”进行了深刻、精辟的分析。

同样,1860年3月发表在当年第三期《读者文库》上的《初恋》也是一篇感人肺腑、充满诗情画意和淡淡哀愁的爱情小说。作者是以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为小说素材的。小说中父母的原型也基本上与作者的双亲吻合。这部明显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和《阿霞》一样,都是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初恋》发表后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于1863年被译成法文,两年后又译成德文。

《春潮》写于1871年,与其他小说不同,作品并没有表现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情节看似只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虽然其篇幅与作者的长篇小说相差不多,但屠格涅夫却称其为中篇小说。1840年5月屠格涅夫在游历了意大利和瑞士后回柏林途中来到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偶然踏进一家糖果店想喝杯柠檬汁,适遇店主的女儿向他呼救,请他帮助抢救突然昏厥的弟弟。女郎的美貌和气质使他产生爱慕之心,只是由于匆匆离去,爱情种子未及萌芽便夭折了。这成了他30年后创作《春潮》的基础。小说开始部分的情节与作者的经历几乎毫无二致。但不能说这是自传体小说,因为作者只是采用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件事作为小说的引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春潮》发表后受到广泛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俄国评论界的反应却是褒贬不一,后来的文学史家和传记作者在论及屠格涅夫创作时对它较少提及或几乎不提。究其原因,大概就如本段开始所说的那样,小说不像作者其他许多小说那样总是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不过《春潮》在艺术上仍是成功之作。无论杰玛这个从外表到内心都美的少女形象,还是萨宁这个青年贵族的多余人的虚弱性格,甚至波洛索夫太太这个外表华美内心丑恶的坏女人

形象,都刻画得极为成功。书中情节的安排,景物描写也引人入胜。本小说的俄文原名 Вешние воды,确切地翻译,应是“春天的河水”或“春汛”,由于以往已有“春潮”的译名播行于世,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本文译者遂袭而用之,而同一个俄文词组在小说开篇所引的古老抒情歌曲的第三句中则译作了“春水”。

值得一提的是屠格涅夫描写景物的高超技艺,简直臻至出神入化的境界。景物描写不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也烘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高深的音乐修养使屠格涅夫对音乐的描写也都成为神来之笔,同样巧妙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

罗 亭

徐振亚 译





那是个静谧的夏天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可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苏醒不久的山谷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那片依然弥漫着潮气,尚未喧闹起来的树林里,只有赶早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缓缓倾斜的山坡上,自上到下长满了刚扬花的黑麦。山顶上,远远可以望见一座小小的村落。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头戴圆形草帽,手拿阳伞的少妇,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那座村庄走去。一名小厮远远跟在她后面。

她心慌不忙地走着,好像在享受散步的乐趣。环顾四周,茁壮的黑麦迎风摇摆,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色彩,时而泛起阵阵绿波,时而涌出道道红浪。高空中,云雀在施展银铃般的歌喉。少妇是从自己庄园里出来,正要离开她家不过二里地的那个小村庄去。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李比娜。她是个寡妇,没有孩子,相当富裕。她跟弟弟,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巴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姐姐管理着田产。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小村,在村口一间又破又矮的农舍前停下来。她把小厮叫到跟前,吩咐他进去询问女主人的病情。小厮一会儿就出来了,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老态龙钟的白胡子老汉。

“情况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问。

“还活着……”老头儿回答。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进农舍。农舍里又挤又闷,烟雾腾腾……土炕上有人在蠕动和呻吟。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回头一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了头裹格子围巾的老妇人那张枯黄干瘪的脸。她胸口压着一件笨重的外套,呼吸困难,瘦削的双臂无力地摊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身边,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滚烫滚烫的。

“你觉得怎么样,玛特廖娜?”她俯身问道。

“唉——!”老妇人认出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有气无力地说。“不行了,不行了,亲爱的!死期到了,亲爱的!”

“主是仁慈的,玛特廖娜,也许你会好起来的。我给你的药吃了吗?”

老妇人唉声叹气,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问话。

“吃了。”站在门口的老头儿说。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转身看着他。

“除了你，她身边没有人陪着吗？”她问。

“有个小丫头，她的孙女，可老往外跑，那丫头坐不住，野得很。奶奶要喝水她都懒得倒。我自己又老了，能管什么用呢？”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

“不用了！干吗送医院呢！反正要死的。她也活够了。看样子这是主的安排。她连炕也起不来，哪能去医院呢！只要一折腾，她就会死的。”

“唉，”病人呻吟起来，“漂亮的太太，你千万要照顾我那没爹没娘的孙女。我们的老爷太太离这儿远，可你……”

老妇人停住了。她说话很困难。

“你别担心。”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会照顾的。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茶叶，还有糖。你想喝就喝一点吧……你们有茶炊吗？”她问老头儿。

“茶炊吗？我们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借到。”

“那就去借吧，要不我派人送一个来。你得嘱咐孙女，叫她别走开。你告诉她，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头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叶和糖。

“那就再见了，玛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也别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稍稍抬起头，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

“把你的手伸过来，太太。”她啜嚅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得记住，”她临走时对老头儿说，“一定要按照药方给她吃药……还要给她喝茶……”

老头儿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舒畅地呼了口气。她打开阳伞，刚想回家，突然从农舍的屋角旁边过来一辆低矮的竞赛用双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位男子，年纪三十上下，身穿灰色缎纹麻布旧大衣、头戴同样质地的宽边帽。那人看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之后，立即勒住马，向她转过脸。他那宽阔的没有血色的脸，连同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淡白色的唇须，都跟他衣着的颜色十分般配。

“您好。”他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您在这儿干什么呀，能告诉我吗？”

“我来看望一名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依洛·米哈雷奇？”

那个叫米哈依洛·米哈雷奇的人盯着她看了一眼，又微微一笑。

“看望病人是件好事，”他继续说道，“您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了，经不起折腾。”

“您是否打算解散您的医院？”

“解散？为什么要解散？”

“随便问问。”

“多么奇怪的想法！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一直跟拉松斯卡娅来往，好像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看来，什么医院啦，学校啦，都没有用处，完全是多此一举。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个人的事情，教育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都是涉及灵魂的事情……她好像就是这么说的。我很想知道她这一套高论是从哪儿捡来的？”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是个聪明人，我很喜欢她，尊重她，不过她也有可能说错话，她的话我不是句句都相信的。”

“您做得很对。”他说，还是没有从马车上下来。“因为她本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过，见到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太妙了！哪一次见了您我不高兴了？今天您像早晨一样秀丽清雅、妩媚动人。”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又笑了。

“您笑什么？”

“怎么能不笑呢？您说这番恭维话的时候最好看看您那副懒洋洋、冷冰冰的表情！我觉得奇怪的倒是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怎么没有打呵欠。”

“冷冰冰的表情……您总是需要火，而火是毫无用处的。它燃烧，冒烟，过后就熄灭了。”

“还给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接着说。

“是啊……还会伤人。”

“伤人就伤人吧！那也没什么。总比……”

“我倒要看看，哪一天您被火烧成重伤以后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气恼地打断她，挥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米哈依洛·米哈雷奇，请您停一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大声喊道。“您什么时候上我们家？”

“明天。向您弟弟问好！”

双轮马车驶走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渐渐远去。

“真像只口袋！”她想。确实，你看他佝偻着腰，浑身沾满尘土的样子，以及从扣在后脑勺的帽子底下戳出来的几束蓬乱的黄头发，真的酷似一只大的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沿着回家的路慢慢向前走去。一路上她低垂着眼睛。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抬起头……她弟弟骑着马正向她走来。他旁边还有一位步行的年轻人，那人个子不高，穿一件又轻又薄的常礼服，纽

扣敞着，系一条轻飘飘的领带，头上戴一顶轻质的灰色凉帽，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早就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堆起了笑容，虽然他明明看到她在想心事，什么也发现不了。待到她停住脚步，他立即迎上前去，兴冲冲地，甚至是温柔地说道：

“您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的吗？”

“一点不错，夫人，一点不错。”年轻人笑咪咪地附和道。“是从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派我来找您，夫人，我宁愿步行……早晨的景色多美啊，再说路又不远，才七八里地。我到您府上——您不在，夫人。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村去了。他正准备到地里去看看，我就跟着他来接您了。是的，夫人，这太令人高兴了！”

年轻人的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合乎规范，不过总带点外国口音，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他的脸型具有东方人的特征。长长的鹰勾鼻，一双大大的呆滞的金鱼眼，两片红红的厚嘴唇，平塌的前额，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东方人。可这位年轻人姓潘达列夫斯基，自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靠了一位好心而有钱的寡妇抚养长大的。另一位寡妇则替他在政府部门找了份差使。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很乐意做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庇护人：他善于投其所好，博取她们的欢心。现在他就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其身份是养子或食客。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荒淫好色；他有一副悦耳的好嗓子，钢琴也弹得不错；他还有个习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死死盯着对方。他的衣着十分整洁，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久，宽阔的下颏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纹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听他说完了才转身对弟弟说：

“怎么今天我老是碰到熟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过话呢。”

“啊，跟他！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的。你想象一下，他坐一辆双轮竞赛马车，穿着麻袋一样的衣服，满身尘土……真是个怪人！”

“也许是这样，不过他是个大好人。”

“谁是大好人？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似乎大为惊讶地问道。

“是的，就是米哈依洛·米哈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说。“回头见，姐姐，我到地里去看看，开始播种荞麦了。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

说完沃伦采夫便赶着马儿一路小跑起来。

“万分荣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扬声说道，同时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

她也伸出手来，于是两人一起向她的庄园走去。

和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挽手同行，显然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非常愉

快。他迈着细步,满面春风,那双东方人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花,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对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来说,要装作深受感动的样子并挤出几滴眼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再说,挽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年轻少妇的玉臂,有谁不会感到愉快呢?说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全省的人公认她是个大美人。这话一点不错。单是她那挺拔、微微上翘的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人心醉神迷,更不用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眸子,略带金黄的浅褐色秀发,圆圆的脸上那对小酒窝,以及其他的美妙之处。不过她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漂亮的脸蛋上流露出来的表情:信任、善良和温顺。这些表情既令人感动又撩人心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的流盼和笑靥像孩子般纯洁无瑕,而太太们则认为她过于单纯……难道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吗?

“您说是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派您来找我的吗?”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夫人,是她派我来的,夫人。”他回答说,把俄语的清辅音C发成了英语的塞擦音TH。“我们家太太十分希望并嘱咐我一定要请您赏光,今天到她那儿用午膳……她(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二人称,尤其是女士的时候,严格使用表示尊敬的复数形式),她正期待着一位新来的贵客光临,她一定要让您跟他认识一下。”

“他是谁?”

“穆菲里男爵,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宫廷侍卫。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家里与他认识的,对他非常赏识,夸奖他是个教养有素、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男爵先生还从事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哟,多漂亮的蝴蝶!您瞧……更准确地说从事政治经济学。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述某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想请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指教。”

“指教政治经济学论文?”

“从语言的角度,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从语言的角度。我想您是知道的,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在这方面是行家。茹科夫斯基^①还跟她探讨过呢,连我那位德高望重的恩人,如今住在敖德萨的罗克索兰·缅季阿罗维奇·克桑特雷卡……也许您知道此人的大名?”

“一点也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

“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大人物?真奇怪!我是想说,连罗克索兰·缅季阿罗维奇都高度评价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

“这位男爵别是位书呆子吧?”

“绝对不是,夫人,恰恰相反,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说,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一谈起贝多芬,他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老公爵听了也非常高兴……说句心里话,我真想聆听他的高见:要知道这是我的本行。请允许我向您献上这朵美丽的野花。”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著名诗人。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接过这朵花,没走几步就把它扔在路上……现在离她家还剩二百来步,不会更远。她那幢宅邸新建不久,外墙刷成白色,宽敞明亮的窗户犹如一只只眼睛,透过古老的椴树和槭树浓密的绿荫,投来欢迎的目光。

“请问我回去如何向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禀报,”潘达列夫斯基问,他为自己那朵鲜花的命运而感到有点委屈。“您能光临吗?她还请令弟一起去呢。”

“好的,我们会来的,一定来。娜塔莎好吗?”

“托上帝的福,娜塔里娅·阿历克赛耶芙娜很好,夫人……我们已经走过了到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庄园去的路口。我失陪啦。”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站住了。

“您不到我家去坐坐吗?”她问,口气不那么坚决。

“我很想去,夫人,不过我怕回去晚了。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要想听一听塔里别格^①新作的一首练习曲,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再说,我得承认,我怀疑我的谈话能否给您带来愉快。”

“哪儿的话……”

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装模作样地垂下了眼睛。

“再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他沉默了片刻后说,鞠了个躬,往后退了一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转身朝自己家里走去。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转身往回走。种种甜蜜的表情立即从他脸上消失了,换了一副自信的、几乎是严厉的面孔,连走路的姿势也变了。现在,他蹬蹬地迈开了大步。他潇洒地挥动手杖,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突然,他又堆起了笑脸:他看见路旁有一位年轻的颇有几分姿色的农家少女,正从燕麦地里赶几头小牛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像猫一样悄悄溜到少女身边,跟她搭起话来。那少女起初没有理他,只是红着脸吃吃地笑,后来用衣袖掩住嘴,转身喃喃说道:

“你走吧,老爷,走吧……”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伸出一只手指做了个威胁的动作,吩咐她摘些矢车菊替他送去。

“你要矢车菊干吗?编花环吗?”少女问。“你走吧,你给我走吧……”

“听我说,可爱的美人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纠缠不放。

“你给我走吧。”少女打断他。“你看,少爷们来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回头一看,果然发现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的两个儿子瓦尼亚和彼得在路上跑,后面跟着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巴西斯托夫身材魁梧,一脸憨厚相,大鼻子,厚嘴唇,猪一般的小眼睛,模样难看,动作也笨拙,可是他善良、诚实、正直,他衣着随便,不修边

① 塔里别格(1812—1871),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

幅——倒不是为了追逐时髦,而是由于懒散。他爱吃,贪睡,也喜欢好书和热情的交谈,他打心底里憎恨潘达列夫斯基。

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的两个孩子十分崇拜巴西斯托夫,一点也不怕他,他跟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关系也很融洽,不过女主人对此并不十分欣赏,尽管她反复宣称对她来说不存在任何偏见。

“你们好,孩子们!”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今天你们这么早就出来散步啦!”他又转身对巴西斯托夫说:“我也很早就出来了,我喜欢欣赏大自然的景色。”

“我们已经看到了您是怎样欣赏大自然景色的。”巴西斯托夫嘟哝着说。

“您是唯物论者,天知道您在想些什么。我可了解您。”

潘达列夫斯基跟巴西斯托夫或者巴西斯托夫一类人说话的时候,特别容易生气,清辅音 C 也发得相当纯正,甚至还拖着长长的咿音。

“怎么,您刚才是在向那位姑娘问路吧?”巴西斯托夫说,眼睛左右来回转动。

他感到潘达列夫斯基正死死盯着他的脸,这使他浑身都不自在。

“我再说一遍:您是唯物论者,仅此而已。所有的事情您只看到庸俗的那一面……”

“孩子们!”巴西斯托夫突然命令道。“你们看到草地上那棵爆竹柳吗?咱们比一比,看谁先跑到那儿……一、二、三!”

两个孩子飞快地向爆竹柳奔去,巴西斯托夫紧紧跟在他们后面……

“乡巴佬!”潘达列夫斯基想道。“这两个孩子要毁在他手里了……十足的乡巴佬!”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得意扬扬地用目光打量着自己整洁高雅的装束,伸出手指在常礼服的袖子上弹了两下,整了整衣领,又继续往前走。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即换上一件旧睡衣,专心致志地坐到钢琴前面。

二

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的宅第在全省几乎是首屈一指。这座由拉斯特列里^①设计、按照上世纪风格建造的石头大厦,雄伟地耸立在小山顶部,山脚下则有一条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主要河流经过。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本人是一位出身名门的阔太太,三等文官的遗孀。潘达列夫斯基经常吹嘘说她熟悉整个欧洲,欧洲也知道她,不过实际上欧洲并不了解她。即使在彼得堡,她也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但在莫斯科却颇有名气,拜访她的人络绎不绝。她属于上流社会,被公认是个脾气有点怪

^① 拉斯特列里(1700—1771),俄国著名建筑师。

戾、心地不太善良、但又极其聪明的女人。年轻时她很美。诗人们为她献诗，小伙子对她一见倾心，达官贵人对她趋之若鹜。但是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之后，原来的花容月貌已经荡然无存。“果真是她吗？”凡是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会情不自禁问自己。“难道眼前这个年纪不算太大、鼻子尖尖、又瘦又黄的女人当初是个大美人吗？难道这就是那个曾经令诗人们诗兴勃发的女人吗？……”于是，人人都会为世间万物的变化无常发出由衷的感慨。但是，潘达列夫斯基认为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那双眼睛依然美不可言，然而正是这个潘达列夫斯基曾经断言她会闻名全欧呢。

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每年夏天都带着孩子们（她有三个孩子：女儿娜塔里娅，十七岁，两个儿子，一个十岁，另一个九岁）回到乡间避暑。她的生活方式相当开放，也就是说她经常接待男士，尤其是独身男士。至于外省的那些太太，她简直无法容忍。为此，她曾遭到这些太太们的多少非议！她们说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态度傲慢，品行不端，又很霸道，更主要的是她说话放肆到极点！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在乡间确实不受任何约束，待人接物不拘小节，处处流露出京城的贵妇人对周围无知平庸之辈的轻蔑……当然，她和城市里的熟人交往时态度也很随便，甚至冷嘲热讽，但是没有轻蔑的成分。

顺便请问诸位读者，你们可曾留意：一个对待下属非常随便的人，他在上司面前是决不会随随便便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不过，提出这类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终于熟悉了塔里别格的练习曲，便离开自己整洁舒适的房间，来到楼下的客厅。他发现全家人都聚集在那里了。沙龙已经开始了。女主人躺在一张宽阔的卧榻上，两腿蜷曲着，手里正在摆弄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窗口的绣架两侧分别坐着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的女儿和家庭女教师邦库尔小姐，一位年约六十、黑色假发上扣一顶花哨的压发帽、耳朵里塞了棉花的干瘪老处女。巴西斯托夫坐在门边看书，彼佳和瓦尼亚在他身边下跳棋，而靠着壁炉、背剪双手站在那儿的是一位身材不高，灰白的头发蓬乱不堪，脸色黝黑，一对乌黑的小眼睛骨碌碌乱转的先生——阿夫里康·谢苗诺维奇·比加索夫。

这位比加索夫是个怪人。他仇视一切，仇视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他从早到晚骂个不停，有时候骂得颇有道理，有时候又不着边际，但他始终骂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他这样容易动怒简直像孩子脾气。他的笑声，他的嗓音，他浑身上下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怨气，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倒也十分乐意接待比加索夫：他用自己的奇谈怪论逗她开心。他的话也确实相当有趣。夸大一切成了他的嗜好。譬如说，大家谈到什么灾难——雷电烧了村子啦，大水冲毁了磨坊啦，农夫用斧子砍断了自己的手啦——，只要他在场，每次都要恶狠狠地问：“她叫什么名字？”也就是引起这场灾难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坚信，只要认真追查，那么任何灾难的根源总是女人。有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一位几乎不认识的但执意要招待他的太